

革命理想革命传统教育丛书



方志敏战斗的一生

缪 敏 著

方志敏战斗的一生

繆 敏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0年·北京

方志敏烈士生平

内 容 提 要

方志敏烈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和红军的著名领导人，本书真实具体地记叙了方志敏投身革命，领导红军和白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以及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献身革命的高尚品质。

本书为方志敏烈士的夫人缪敏同志根据烈士遗留的文稿及有关历史资料整理写成，真实、生动、亲切感人，是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书。

方志敏战斗的一生

缪 敏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字数：62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7次印刷

印数：900001—928380册

ISBN7—5008—0564—0/G·63 定价：1.30元

我十分憎恨地主，憎恨资本家，憎恨一切卖国军阀；我真诚地爱我阶级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16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工作一天！

——方志敏

黄，千菊带，和顺，梅香，柴青，澄明，齐海，刘明，衣家，
，郑志武子方，我荣武文习，千菊个8下生亲也。重登显那依
，国参部志人慧志，林湘兴慕原毅，目大斗被荣。慧志百午依
，市黄中平勤善寅国大立，斗国祖一十八至立升尊，司命革

方志敏是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生于1898年7月16日。那是个动乱的年代。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兵变，附近的人们听见枪声，连东西也来不及埋藏，都逃上山去了。志敏一生下来，就嗅到了火药的气息。

湖塘村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背后靠着两座矮山，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村边环绕着花果树，全村的茅屋，都掩蔽在浓郁的绿荫里。村前是三口塘，水明如镜，既养鱼又灌田。水塘前面，是一片田坂；再远一些，还有条小河，从村外东南方流过来，通过村口的一座小石桥，弯弯曲曲地流进右边树林里。一眼看去，真是世外桃源。但是，村里却很不好看。地面凸凹不平，尽是柴屑粪渣，沟里污泥淤塞，臭水中蚊蝇孳生，房屋东倒西歪，茅舍里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气难闻，简直无法下脚。

方家在村里原是个大户，志敏的祖父在世时，男女老少40多口人，自己有田60余亩，又租种着地主一百多亩，每年除去租税，也还够吃够用，是湖塘村里少有的自给自足户。祖父死后，伯叔们分了家，也没有出什么败家子弟。可是，不断的天灾和年年增加的租税，却比败家子厉害。方家因此败落下来。

志敏的父亲方高翥，是个勤俭朴素的农民，他一生的精力，都消耗在剩下的20亩田地里。母亲金莲香，是漆工镇一个农家的女儿；按当地的风习，妇女不下田，只在家里操持

家务，做饭、洗衣、喂猪、背柴、纺纱、绩麻、带孩子，劳动很是繁重。母亲生了3个孩子：长女方荣姝，次子方志敏，幼子方志慧。荣姝长大后，嫁到德兴张村，志慧从志敏参加革命后，曾任红军八十一团团长的，在弋阳宛港战斗中负伤，不幸因流血过多牺牲了。

方家的孩子，照例可以读两三年书，为的是识得名字，记得工账。志敏7岁入私塾，下了学，仍然跟着孩子们一起去放牛、背柴，或提个口袋去捡豆子。农忙时节，老师放了假，他就到田里去，跟在父亲后面拾谷穗；父亲舂谷的时候，他就在舂边扫碎脚米。

在本村私塾里读了3年，江西闹旱灾，村前的3个大水塘，干得见了底，村边的小河，成了一汪细水，太阳整天晒着，田坂龟裂，禾苗枯黄；这一年，庄稼欠收，孩子们都跟着大人去找活路，先生走了，私塾里只剩下横七竖八的破板凳。

志敏天资聪明些，读书又用功，平日很受先生喜爱。后来先生到烈桥地主张念诚女婿家教书时，又带了他去搭学。因此，到14岁时，他才离开私塾。

辛亥革命把皇帝撵下了台，老百姓割掉了辫子，虽然社会基础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却得到开展，翻译洋书、开办学校、提倡女权、提倡天足，一时竟成了风气。弋阳城里有一座叠山书院，原是历朝豢养秀才举人的地方，这时就也改成为“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了。

1916年秋天，父亲送志敏到这个学校里来，并介绍邵家集的一个少年邵式平同他认识。志敏和邵式平一班，他们很说得来，后来成了要好的朋友。

志敏在学校里，仍然是个用功的学生，过去读旧书，他总要写读后感，现在仍保持着这种习惯；因此，他的语文、诗词、习字等课程，都异常地好，先生常常称赞他。同学们见他生活朴素、态度诚恳、不尚空谈，也乐于和他接近。不到一年，他周围竟有许多群众了。那时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虽然还极少，但是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权、对现状不满的文章、小册子，在知识界里却很流行，志敏也偶有接触；他出身农村，对地主豪绅在乡中的为害作恶，原是感触很深的，这些文章就鼓动起他的反抗情绪，他和十几个在九区的九区学生，经常在课后跑到校外草坪上去谈论，后来，就组织了一个“九区青年社”，决定要反对九区的土豪劣绅。

漆工镇上有一家大商店“邵鼎丰”，老板邵襄臣，靠放“加一老利”的债发了财，除去这一座大商店外，还是一个拥有一千多担谷的大地主。他放债1元，一月的利息就是1角；农民在年初借他1元，年底就要还他2元2角。借他的钱，实是等于吃毒药。他还养着一批流氓、烟鬼，用来逼租勒债，常常弄得债户家败人亡。有一次志敏去姐夫家，正碰上几个鸦片烟鬼，在一个寡妇家里寻闹，赖着不走，志敏很气愤，一问，才知是替“邵鼎丰”讨债的。他愤慨地对他姐夫说道：

“邵襄臣总会有一天要死在我手里，将来我要败他的家……”

他姐夫笑着说道；

“你姓方，他姓邵，你怎样能将他家败掉呢？”

志敏当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现在他们组织了“九区青年社”，他就首先提出来，要打倒“邵鼎丰”。

他们没有能够打击“邵鼎丰”，因为这时候弋阳演起了选举议员的把戏，有人传来消息说，张念诚在九区操纵选举，想当议员。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先回去打击张念诚。

民国以来，各地都闹起了选举把戏。于是，地方上的一些土豪劣绅，就凭空发起财来。他们操持选举，捏造选民册，用选民册和运动买票的土劣讲价钱。竞选的人拿钱买到选票，雇人写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成为议员了。张念诚是九区的一个大地主，他除了靠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外，还勾结官府挑词架讼，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眼前省议会要进行选举，正是他向上爬的大好时机，一心想捞个“省议员”当当，他耸着肩得意洋洋地对一班劣绅说：

“我的诗书算没有枉读，这下要参预国政了……”

志敏他们听到了这些消息，便都赶回来。分头去宣传鼓动，他自己并写了一篇文章，揭发张念诚十条罪恶，贴在王沙岭黄天寿饭店的走廊板壁上。张念诚气坏了，他暴跳如雷地叫嚷着说：

“我要闹得他全家鸡飞狗跳！”

张念诚联合了各乡地主、恶绅五十多人，借讨论选举经费问题在漆工镇召集会议，要方志敏出席，想当场给以迫害。志敏的父亲吓得战战兢兢，扯着儿子不让去。志敏躺在床上想着去开会的对策，一伙同学对他开玩笑说：

“老方，张念诚是你的朝爷老（志敏在张念诚女婿家搭读时，张念诚看他聪明，强认他作了义子），你敢推倒

他？”

“什么朝爷老，”志敏一下子站起来，说道。“非推倒他不可！走，你们带上家伙，马上就去！”他穿上灰布长衫，一手拿着白纸扇，一手抡着文明杖，大模大样地，就去开会了。

志敏一个人走进了会场，屋外看热闹的人看着他那俊秀的面孔，文质彬彬的风度，都替他捏一把汗。张念诚一见志敏走进来，就立刻摆出凶恶的面孔，对志敏说道：

“今天要你到此，非为别事，就是要问你捣的什么蛋！你破坏选举，要受官府的制裁！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老实讲来！不识相，就要对你不客气……”

志敏站起来，从容地摇着白扇，有意用使屋外看热闹的人都听到的声音说道：

“选举，是国民的权利，到一定年龄的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有选举权，我们也有选举权，你可以竞选，我们也可以反竞选，这在欧美各国都不乏先例，一点也不犯法。选谁，这是我们的自由，是大家的自由，大家自然要选举好人，德高望重的人。”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指着张念诚的鼻子说道：“你张念诚，剥削佃户，压榨农民，放高利贷，勾结官府，挑词架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大家能够选你吗？……”

“住口！”张念诚大喝一声，手把桌子拍得震天地响，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胆子竟这样大，懂得的竟这样多！他满面胀红，张着口，竟气得什么话也讲不出了。

“对不起，”志敏把手一拱说，“你们既然没什么话

说，我走了！”

他紧攥着手杖，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等张念诚领人追出来时，一大群拿着梭标、木棍的青年，已拥着志敏走远了。

张念诚受了这一番奚落，很不甘心，晚上就教唆镇上警察派出所的巡官，带人到湖塘村来捉志敏。警察打进志敏家里，志敏却早已得了信，跑到屋后来龙山上去了。

“把你的儿子交出来！”巡官搜索不到，向志敏的母亲吼着。

“我儿子到南昌去了！”

“这长褂子不是你儿子的吗？”

“不是，是我女婿的。”老太太镇静地应付着。

巡官望望屋后的来龙山，树木森森，黑压压一片，凭他带的这几个人，到哪里去找？再看看屋里屋外，又不是个有油水的户头，便抢了那件长衫，乱嚷了一阵，领着人去了。

张念诚仍不死心，伺机报复，后来一个青年社的社员，终被他栽赃诬陷，捉进牢里，坐了十一个多月班房。志敏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法院递了好几次申辩，花了许多金钱，才将那个青年营救出来。张念诚则满心称快，逢人便说：

“只要我稍动一下指头，就弄得他们坐笼子；他们这班年轻人想推翻我，说好听一点，正像屎缸蛆要推动大磨一样！”

大家闹了一场，这劣绅仍然占了上风。几个有钱的社员，在这次斗争中，也被劣绅拉了过去，有些人灰心丧气，觉得这个“社”没有力量。不过，经过这次斗争，志敏同志

得到了启发，他初步认识到，必须要团结群众，只是几个人干，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

三

1918年，全国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志敏在学校里特别关心国事。以前他已听到了不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的事情。当时学校里的历史课程，又恰恰讲的是中日之战。大家越听越气愤，讲堂上顿时形成了一种沉重紧张的气氛，学生们都要哭出来。讲课的是一位青年教师，他并且把“二十一条”逐字念了一遍，最后归结道：

“……这二十一条约，把一切立国的政治、经济、交通、警察、土地等主权，统统卖光了。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是一纸中国的卖身契！”

志敏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猛的把桌子一拍高呼道：“我们打日本去！”

“对！我们要打日本去！”

学生们都站起来一齐嚷着，课也不听了，都拥出教室。各寝室里马上响起一片响声，拉抽屉的，開箱笼的，劈哩啪啦，摔起东西来。

“这是日货，打了去！”志敏把一瓶金刚石牌的日本牙粉，从大开着的门里扔了出来。玻璃瓶子在门外二十几层的大石阶上磕碎了，淡红色的牙粉，洒在台阶上，黑胶木的瓶盖，顺着台阶一层一层地滚下去。

“好呀！方志敏够痛快！”旁边的学生喊着。

“我愿与日本偕亡！”当的一声，他又把一只日货的洋磁脸盆，摔在地上。“这也是日货！”他用脚狠狠地踩着。

又一个学生，也把一只东洋脸盆摔在地上，照样踩了几脚，脸盆凹下去了，一脚飞起，把脸盆直踢到墙角里。白色的磁片，落了一地。

接着，志敏又把自己买的日本席子等日货都拿到学校揭晓处底下烧了，并在揭晓处墙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独立解放而奋斗！”

接着，很多同学都将自己所用的日货拿到揭晓处来烧，学生都不上课了，大家乱嘈嘈地喊叫着，焚毁着身边的日货，揭晓处前和学生宿舍里，到处是破烂东西。在一些青年教师的支持下，大家又议论着去游行，去街头演讲，去查禁日货。整个学校沸腾起来，这座“叠山书院”几百年来沉寂空气，第一次被打破了。

这一切行动，引起了那些豪绅的恼恨，他们把这些学生看成是“祸胎”，是“怪物”，他们辱骂学生，说学生们的行动是“祸国殃民”，特别是对方志敏等几个为首的人，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动员学生的家长出来，不让学生再“闹”。但是志敏不顾这些压迫，仍旧干下去，他对邵式平说道：

“我们痛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更痛恨我们，结果是要决斗的，我们准备吧！最后的胜利总是我们的！”

志敏白天游行、演讲，晚上写标语、印传单，他顾不得吃，顾不得睡，身体累垮了。他本来自幼多病，五岁时腿还

软得不能走路，平日只用心读书，不注意锻炼身体，一经连日劳累，病魔就乘虚而入，到暑假毕业的时候，他吐了血，而且，从此种下病根，在以后艰难的日子里，肺病总是缠绕着他，一劳累过度就大口地吐血不止。

四

志敏回到家里，全家都很高兴。他的堂弟志纯，也特地跑来欢迎他。那时候，一个高小毕业生，被看成是中了秀才，在湖塘村里，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亲戚、族人听说“志敏秀才毕了业”，也都跑来看他。父亲虽没请客收礼，也邀了几个至亲，吃了一顿酒饭。叔叔伯伯们都称赞志敏聪明，有才干，并劝父亲再送志敏到南昌去升学。亲友们说：“多让他读些书吧，将来漆工镇上的绅士是你家的。”父亲被说得心动了，于是在当年秋天，借了笔钱，又送志敏到南昌，考进了江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次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志敏同志参加了南昌学联的工作，终日去街头讲演，查禁日货。他穿着一件长衫，手里拿了一面写着“查禁日货”的旗子上街了。和他一起的有万义生同志。

太阳当头，天气酷热。但到处是一圈子一圈子的人，人们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些拿小红旗的人，听着他们演讲。志敏和万义生走出学校不远，一个人穿着一件灰色羽纱长衫，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志敏看着那件长衫说道：

“这人穿的长衫是日本货，撕他一块下来……”

万义生跑上去，拽住那人的长衫，嗤，撕掉了一大块。那人吃了一惊，回头一看，见方志敏手里拿着“查禁日货”的小旗子，脸立刻红了，便陪笑道：

“撕的好！你们不撕，我自己也要撕的……”

他们走到河边上，一只大木船靠在码头边，船上堆着三十多纸箱飞燕牌的香烟，船工正替一个胖胖的商人往岸上搬运。志敏不会吸烟，但他知道，飞燕牌是目前最流行的日本纸烟。

“我们是来查日货的，你这烟是日本货，不能卖了，你们交出来，我们烧毁它，以示警戒！”

胖商人向他们看了看，理也不理。志敏又和他讲了一番抵制日货的道理，那商人却冷冷地反问道：

“你有官府的谕子么？”

志敏恼火起来，身上摸出几个铜板，向万义生说道：

“去买点洋油来，都烧了他的！”

商人一怔，但仍然挺着肚子嚷道：

“你敢烧么？烧了，就全卖给你了！”

“好得很，我们大家会赔你的。”志敏用手指了指远处听讲演的一大群人说。这时，有些人也凑过来，围了个圈子嚷道：

“烧了他的日本货！奸商！”

“又是东洋货呀！奸商定是私通外国的！”

胖商人见势不妙，扇子不摇了，抱起十多个方方的纸匣子就跑。万义生正好赶来，半碗洋油泼在剩下的十多箱上，用火柴燃着了。虽然只十多箱纸烟，在河沿上也烧得火光熊熊。

“好呀！看烧东洋货哩！”小孩子们快乐地喊着。看热闹的人，好像都得到了满足。

志敏和万义生又走进一家京果店。这店里摆了许多罐头、香烟、葡萄干、洋蜡烛……都是日本货。志敏便对店老板说道：

“这些东西都是仇货，不能再卖了……”

“我们这是将本图利，不让卖，我们吃什么？”店老板强硬地说。

“你爱不爱国？你是不是中国人？”万义生向他嚷着。

志敏和他讲了讲时局情况，最后劝他说道：

“做生意，可以贩些国货，这一次，你每样拿出一一点来，我们拿去销毁，作为警诫吧！”

那商人却说道：

“做生意，我们给官府纳税，什么仇货不仇货，爱国不爱国，我们买卖人管不了这许多！”

志敏两人一定要拿一些，店老板一定不肯，双方争执不下。看热闹的人，听见吵嚷，都围过来，挤了一门口。店老板破口大骂，撵志敏他们走。志敏火了，把手里的小旗子倒过来，用旗子棍把架上的玻璃瓶子全打碎了。

“叫巡警来，你们砸我的店！白昼打抢，一个也走不脱！”老板咆哮着，叫人去找警察。

警察来了，志敏拿出“查禁日货”的证件，警察看了看，便对店老板说道：

“你什么货不好卖，单卖日本货？叫你拿出一一点米，你还不干！你以为学生子是好惹的吗！告诉你，日本货全部没收。”

店主人愕然了，瞪着两眼看着这两个青年人，他不知道，何以世界变得这么快，官府竟会听起学生子的话来。

两人把洋酒罐头装了一筐，兴高采烈地走出来，到河沿上，他们坐了一只船渡河回去。

两个人都还没有吃午饭，饿得肚子直叫。万义生便打开一盒葡萄干要吃，志敏连忙制止他，说道：“这是查禁来的日货，我们又怎么能吃呢！再忍耐一会儿吧。”

上岸以后，走到车站旁边，看见沙滩上竖着一块日本“仁丹”的广告大牌子，两个人放下筐，又把牌子给拆掉了。

学生、青年教师们，每天都是这样废寝忘食地干着，志敏更是干得起劲，后来又分派他去街头讲演，他成了这次斗争中的骨干。

不久，志敏又干出一件事情来。

漆工镇上的警察派出所，有个姓余的巡官，照官职来说，这巡官不过是芝麻小官；可是他一身却包办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竟成了漆工镇上的一个独裁者。他搜刮民财的办法，也极巧妙，如果没有诉讼，案件清淡，他就派出警察，象商人招揽生意一样四出招揽诉讼。人民的禀帖一上门，他不问曲直，谁出的钱多，谁就有理，谁出的钱少就得坐拘留所，脱了裤子打屁股！打这一场冤枉官司，原告被告两方花的钱，多则一二百元，少的也有几十元。一个月内总有几十场官司，他来了不到半年，就刮了一万多元。土豪劣绅，更与他串通一气，为非作恶。害得九区民众叫苦连天，诉冤无门。志敏听说这事，满腔怒气，立时邀集了几个同学，写了张禀帖送到江西警察厅里，控告九区的那个巡官。当时志

敏他们以为，一定是警察厅失察，只要打个禀帖，厅长知道了，还不立即下令将那混账巡官撤职拿办么！于是，他们满怀信心，下了课就跑到警察厅批示处去，看看他们的禀帖批示了没有。到了第十天，批示处果然贴出来了，几个人挤上去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据禀悉，候查明办理可也，此批。”

“这是怎么回事，倒是准了咱们的状没有？”他的同学问。

志敏瞪着两只眼不作声，过了一会儿，突然握着拳头，照那批示牌一击，说道：

“完了。官样文章！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禀帖果然是什么效力也没发生，余巡官照旧在九区作恶，只不过是，经过志敏他们这一告，警察厅长又凭空多得了那土皇帝的一大注赃银。

志敏在学校里读了一年预科，次年升入机械科一年级。志敏这次上学，本是靠父亲借债供应他的，因此他常常穷得没钱用，甚至交膳费也很困难，不得已将带的衣服、帐子也卖了。后来他的堂弟方志纯知道了，便瞒着父亲从家里偷出五亩田契卖了，把钱捐给志敏。志敏虽然这样穷困，他的学习，并未受到影响。他读书很用心，上课时用心听，下课后仍留在课堂上复习功课；晚上，他就到英数专修社去补习英文。因此，每次考试，他的英文、国文、应用力学成绩都很好。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对志敏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一方面贪婪地读着“新青年”等刊物，吸取新思想，新知识；一方面自己也写白话文，写白话诗，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读死